#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胡仲子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　梅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胡仲子集卷九

明　胡翰　撰

謝翱傳

謝翱字皐羽建寧人也家故羸於財父鑰居喪哀毁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叅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

閭行抵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咏相娛樂翺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容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吴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吴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工會稽循山左右窺禹思諸陵西走吴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

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忠齋深悲之初江端友吕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千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游焉顧即此為葬地作許劒錄及翺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劒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黄溍

柳貫皆出其門好奨抜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嬀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縉紳學者問鄉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

翺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齋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辭隱其指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鄞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趙氏大墓表

洪武元年閏月壬午趙氏先世之喪既葬於金華縣慶雲鄉青岡之七星原郡守高公昇題曰趙氏之大墓其孫古愚於是具其族出世次所以發大而流遠者請識

而傳諸子孫初秦悼王在宋為太祖太宗母弟王第四子曰德雍是為廣陵康簡王康簡生承亮是為樂平忠靖王忠靖生克愉魏國文思公文思生叔衜內殿承制承制闕堅闕宮使正奉大夫始自汴徙家於衢則建炎再造也今其窀穸闕居昭穆之首碩人田氏祔焉宮使生常熟縣丞諱公傳娶徐氏卒葬於衢常熟生長溪縣丞諱彥鉷娶徐氏卒葬蘭溪今其窀穸皆為位而不遷長溪之子遂昌縣令諱闕夫居穆之次其配徐氏祔焉

遂昌無子以從兄憂夫之子爲後諱時堯居昭之次其配徐氏祔焉是爲古愚之高曾祖曾祖有子二人長諱若韶號退藏山人娶陳氏何氏李氏則其大父也次諱若隆娶童氏則從大父也並各居昭穆之次穆之右則祔以伯父諱嗣淇嗣闕者闕父諱嗣淵者嗣淵之配張氏如之昭之左則祔以厥考諱嗣闕者厥妣葉氏如之考妣之次則古愚之兄古闕及其嫂張氏祔焉八世合二十喪皆獲從其竁（竁毳）尊尊也親親也所以昭有禮也

禮必本其所始所以昭有德也惟趙氏蟬聯累葉自汴徙衢至長溪丞又徙於蘭溪至退藏公又徙於婺今遂為郡人翰同里閈嘗獲交退藏之門聽其二子之議論未嘗不以前人藁瘞為疚丁時孔艱賫志而沒亦惟後之人亶其圖之故古愚古闕古忱篤于孝友不替其父命於十年之後既買地縣北婺女鄉奉以襄事今又改葬玆土克邁前跡是為有合於古者邦墓族葬之義故翰書之非徒示其子孫亦以為邦人勸

## 胡義士墓表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曰胡君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為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抵處處阻險而俗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為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戍將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翦溪之寇殷氏杜氏嘯群兇以利大入剽掠横殺不辜元祚慨然曰吾土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為國除賊獨忍鄉井罹

其毒東手視之邪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幟爲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虜擣邑郛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樹於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安堵令嘉其能檄所部團結悉如其法上其名於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

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岩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邪益厲衆固守關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冦武平合徳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於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乃晝勒其衆閙道出方岩與呂原明戰巖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於陣又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

於占田元祚盡銳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惟死鬬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沒於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邑令伊蘇岱爾聞其死輒泣曰吾為天子命吏不能贏股肱效尺寸功而元祚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媿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

師克婺城永康内附又十有一年朝廷修元史凡忠臣
義士於法得立傳余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
八年余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於色
為余言其先人之歿裕不能援而與之俱顧嘗圖其不
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余讀而悲其
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為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畯男女
扶攜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祏棄骨月者里相
比也將吏畫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以為持重不能

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爲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既死而懐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禄位乎享其富貴乎就令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

子四人趙出也長即裕次禊次祏次禔余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何道山墓誌銘

公諱鳳字天儀其先澤州晉城何氏唐會昌間澤州亂何氏南徙析其族辟地衢處婺三州而婺之著籍自淳始歷五代至宋其十一世孫有諱棣者是為公之曾祖其别出之族若殿講文定公基司農卿夢祥參政夢然

皆以學術貴顯故棣雖不仕而蔚為閭家棣生焯於公為祖焯生壁於公為考壁娶應氏以淳祐十年生公生二十五年而宋亡元有天下恥於折節當世業醫藥為人治疾不避風雨寒暑治之常若不及無富貴貧賤必具善藥與之或不償其直置之弗較所至人賴其濟元貞初北遊燕趙用薦者授婺州醫學教授轉江西醫學提舉公雖隨牒漫仕意漠如也每風日清美則幅巾藜杖盤桓姻舊閭長者事之以禮少者接之以誠陳說前

代典故談謔俚俗睟如阿堵前事文懿許公謙方羈孤時落落不偶在里中時從公游公奇其才館於家以世務機利迷罔他歧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決意於學學得其師猶未振也公悉出其家書貸之卒鄉人子弟師事之未幾而爭走其門矣夢然以道自任雅尊事公見之必莊聞其言必傾耳以聽公長文懿二十年以定泰二年二月十六日卒於疾文懿哭之盡哀明年天歷改元遂以九月某日卜葬蘭溪州橫山下林

之原今公之墓有宿草者四十餘年矣天下皆稱文懿之賢而不知世不有郭有道之流為善者何所賴乎故其孫穆以前祭酒許存仁之狀來乞銘存仁文懿子也述其先人之言曰吾所以克禔其身克植其家者先生教也嗟乎斯足傳信於君子矣公號遁山美丰姿不事邊幅名卿鉅人見者咸稱曰遁山先生 闕 其下枝 闕 有子曰宗誠曰宗暎曰宗瑞孫曰 闕 次曰穆 闕 即請銘者銘曰

道若多岐吾何適也雖有鉗且寧弗闕也君子之善不必已出也轢轅之助天下莫較其力也

## 譚榮甫墓誌銘

譚氏之先有國濟南歷城閒春秋所書譚子是也譚子國入於楚子孫散居楚地其在湘潭者則自豫章來徙宋吏部侍郎世勣之後也由吏部闕顯校尉濟七世矣濟從王師征伐以功授千闕莅官金華致書來告曰濟生十有四年而大父歿踰年而父又歿後

十有二年東南兵起吾族存者鮮矣今焉下走幸不隕厥祀聞諸禮云先祖有美而不知是忘其祖也濟惟前人之休是賴敢忘之乎雖涛祜不足以繩祖武敢謂不知乎是用摭其行事圖不朽於予翰惟禮有銘職在子孫合而徵諸人弘至公也不忘其祖重本始也故不敢謝按公諱安榮字榮父生而性慧能闕人授以孝經隨口成誦喪父與仲兄偕處從兄闕無子公以其子子之內外數百指公以其身闕有違言時

方承平州郡以權貴相傾有勸公仕者公曰吾非不願
也顧有先人之敝廬可以避燥濕薄田可以供祭祀具
饘粥讀書教子優游卒歲良亦足矣終不能與世乾没
以義自守累貲巨計與人交不吝施予人有緩急饑遺
以粟喪濟以轊又斥其餘以修川梁除道塗蒙其利者
歸德於公則曰吾要譽邪又謹事浮屠崇塔廟像設為
莊麗具或訾之則曰吾求福田邪人聞其風咸知公為
長者年七十有四寢疾久不愈顧謂其子自吾感疾明

旦旦朞矣殆不起乎詰旦果卒公生宋咸淳某年十月四日卒於有元某年正月二十八日後六年乙酉十有一月庚申始從先兆葬於湘潭縣石塘山之原曾祖某祖某湘潭縣丞考義先隱居不仕自號湘潭居士妣劉氏配賀氏公之起家賀氏實佽助之通書算茹素至老年八十有四以至正十年二月一日卒是歲十有二月某日祔葬子二人長應辰次應璋璋繼從父後女二人適王必大賀世發孫男六人明福玄壽貴某貴卽濟曾

孫男永齡曾孫女二人濟來金華去家數千百里訃其
先祖之葬且二十有八年中更兵變者十餘年人民就
死亦其族者不可勝計而譚氏之宗祏獲全於土崩瓦
裂之中纘有春秋封爵之緒有孫奮其忠勤不失為闕
國桓桓之虎臣則前人潛德之光豈
不昭乎休哉銘曰
闕
以行吾義不專乎利安其止足以全吾志不
貴闕
是謂鄉之耆士其生也無愧其死也有餘裕矣

蔡基先墓誌銘

諸暨屠先生疏爽好士所與游皆當世名公卿通州大邑賢豪詞翰之流與夫山澤布衣有志無所用而儕於耕牧者非是不屑也嘗為余言其鄉人蔡君基先之賢力學而不干進教行於家而自得於田里有足多者既又曰基先不幸折其左脛雖賢而無所用於世且世方以疾趨能巧相徼逐孰從而知焉余聞先生言固識之矣常恨不及見其為人數十年來天下屢變先生既沒

蓋無間矣於是而得先生之子瀓之書為其友蔡權之父請銘發書按狀視之則先生所言基先君也君諱嗣祖字基先自曾大父柏大父行之父遇龍世為諸暨人皆業儒母楊無子君次室呂所出也幼嗜學從鄉先生受業昧爽輒挾冊先諸生以往遇溝瀆左足折其脛由是出入不良於行矣然月朔謁先聖先師雖風雨大寒暑必入學宫無廢禮言當世治忽人物賢否出處得失雖足跡不離戸限問之而必知言之而必當若數計而

符節合也所居負陶朱山列蒔花木賓至即流連觴詠以為樂元末兵興名三子語之曰吾讀書嘗有志於時比以疾無能為矣今天下多故吾其休矣汝輩圖之汝樞汝槩宜為余幹蠱汝權宜務學屠先生性吾闕方講學鄰溪之上汝宜從之君乃即邑之南塘營一闕力耕者十餘年兵勢益促未幾而其地悉為屯闕挈東西未嘗戚於容及國家洗滌宇内寢就寧謐即欣然攜老幼載圖書返於南塘題其居曰遺安庄闕賦

詩落之而君亦將足其休焉之志復為太平之民優游乎其間亡何遘疾而卒實洪武四年正月十日距其生之歲大德丙午得年六十有六矣娶田氏先君卒繼王氏子三人皆田出即樞槩權也孫二人曰照曰熙方田氏沒時三子請治葬君曰吾以邵子範圍數策之豈久人世者亦將觀化矣汝營葬塗俟吾歸同穴可也後二年果符之又三年權以春秋中闕授延安中都縣主簿樞槩咸克家鄉人稱之女一人適闕　避兵走道中懼

不脫虎口授道旁沸釜以死闕　死之事見元闕

泯則君之賢不闕　礪其所闕化於闕

矣權既薄中都以洪武十年丁王氏憂明闕

有二闕　申卜地某山之原舉三喪合而窆之焉世言越

多隱君子徽層先生吾幾失王騶今君已矣考其行事

益知先生之言為信又嘉權之孝澂之義皆能成其父

之志有交友之道不謝其請也乃論次而為之銘曰

士之致遠以志而奮以學而勝不以疾而廢為吾之性

故張籍盲於目不盲於心徐積瞶於聽不瞶於行洵作
基先亦孔之聖生克有樹死克有承貽謀自身又何愧
乎古之人

韓復陽墓碣

吳郡韓奕旣葬其先君之喪於郡支硎山之碧琳原而
墓石久未有辭於是乞銘於金華胡翰以疾不能趨拜
致書來告曰奕聞之公卿大夫貴而在上其賢可紀人
已知之雖歿而自足見於世惟窮而在下有善而人不

知知之而傳不遠無以自見於世則於法宜得銘昔朱子有是言而奕之先人不能踐之奕為此懼顧先生有以昭之以蓋其不孝噫何言之悲也是用叙次其事韓氏系出魏國忠獻王故安陽人以南渡始家於杭旋徙於蘇髙祖至君遂為蘇人君之曾大父曰某大父曰某而曰某者其考也妣唐氏君諱某字復陽少孤奉母以孝聞於鄉里鄉人以能子稱之力學好古尤精於醫家之說為人治疾由江而達於淮周遊貴人長者之門所

全活甚衆所至必求當世人物魁偉特達有才藝者承其下風即庸衆無所取長雖富貴人以富貴視之不屬意也淮陰龔璛遂昌鄭元祐在吳中為士林之望獨折行輩與君欵洽四方來者問吳中士兩人者以君為稱首於是人知君之於醫蓋寓也元之始亂張士誠據蘇州恐衆不附大結人心引士類為已用或强起君君固以母老辭母亦遽曰是不可起也藉令富貴如汝家世何說不就退然以奉親教子為務年五十在母旁依依

若孺子居闤城中食飲必適毋常愉愉無不堪意疾革
囑其子奕曰善事吾母吾負阿婆矣遂以洪武四年某
月日卒以是年六月某日葬春秋五十有四娶唐氏先
卒子一人女一人女亦先卒子即奕也其孫曰貽君為
人性亢而色溫見人有善欣喜動眉頰有過則面質之
人始若不堪而心卒愧服嘗論醫以為醫之為術與儒
者之學皆出古聖人而後世粗工皆庸妄去聖人遠甚
以庸妄業聖人之事又不習其書又不資於儒宜其失

之者多矣吾所以求賢豪之士意必有隱者焉及君得

烏傷朱彥脩所著格致論推本黃帝靈樞素問以爲說

糾然當於心時彥脩殁已數歲君乃命奕從其門人盡

受其術奕讀書未嘗識余其於不斐之辭何取乎而欲

寄重焉余觀君之在吳雖不有位爲公卿爲大夫其平

生砥礪自可爲搢紳學者稱道公卿大夫用事者一時

若甚烜烈苟怵於利害臨變故俯就折辱身隕名滅雖

鄙夫賤人皆得唾詈焉其得失相去爲何如也故君子

之可貴者甚於爵祿矣奕也何患其不傳哉乃銘曰

有相之術不用於國用之靡疾遭世大擾不屈於暴處之有道孝思孔樂窆不可作返乎玄宅則有子是若

王子智墓誌銘

昔石塘先生胡汲仲好施與而慎許可風烈皦乎當世學者尊而仰之以言語文字借譽為重莫不彬彬可觀然未有如古名節之士者先生既歿余發其遺書得一人焉若王君子智何其見器之深哉方子智著慶元郡

吏慶元趙誠之先生故人子也妻女流落先生致書貸子智之倅以周其急先生在吳門豪富人有饋粟三百石者叱而不受其視一郡吏五斗粟為何物顧吾義所在屬子智為之先生嘗謂子智廉潔勇銳流輩中絕無者也天下不以其言為過而信其人之賢余烏得而沒諸王氏世為處麗水人曾大父邸尹宋迪功郎大父日章父英宋鄉貢進士妣趙氏宋瑞州守崇鐮之女君諱臨子智其字也幼讀書即嶷如成人既冠舉教官授慶

元象山教諭部使者魯山臧公見而材之不欲置君散地俾吏於温由温調台又調慶元其在台也臨海令李某貪暴威偪其民致死事聞於郡郡將脫之君持不可一繩以法台人為之語曰李木杓乃見王無藥葢疾其掊取而幸其敗也濵海鹽竈戸私貨鹽以厲民民不堪誣以殺傷人命連逮繫獄久之不得其情狀吏無以決君謂鹽無榷貨死無屍傷具牘釋之及調慶元屬州奉化有林氏者出賈海上與漕船遇漕船擊而掠之有司

逮捕百餘人悉問狀杻置獄以强盜傷物主論死會朝
廷遣秋官按獄擇君自佐至州按之君謂漕船轉粟京
師殺傷人海上而事有起因別無始謀與規財刦盜者
有差等矣宜貸死昌國有楮氏者以女贅繆氏子為壻
楮氏死其弟誣繆氏子藥之君讞之繆氏固弗藥也不
當坐部使者楊某恚曰囚屢更審慮豈皆誤邪君持牘
覆白復詰曰此何例邪君曰吏奉活法苟當其可即例
也二獄卒如君議郡隷元帥府時首帥濆貨數撓郡政

郡莫之如何君條其不法十事白御史宋公昕聞之致
仕而適兩浙鹽運司歲調官督課至郡其吏恣横淩轢
有司因罔利以為市君又言其不法運使高公題之吏
以責還後至者戢不敢逞郡賴焉歷三郡於是考滿謁
選行省議者以君枉斷妄理事繳駁不叙君辯訴於省
于御史退休十有餘年意自適人或語及前故輒曰我
命不達耳朝廷之臣必不壞法也已而中書報下事果
直銓授龍游縣典史人意君困阨久矣寧無變志君戒

其諸子曰我洗手奉公今老矣豈為汝輩變所守邪汝力學足矣龍游衢屬邑衢守馬昻夫名諸邑令議均賦役而龍游之役獨署典史涖之君曰役之不均吏弄法耳吾黨躬其勞於是吏不得為輕重守念其貧以君年老諷之君曰死貧可也尋感疾且死語家人曰死者必見祖宗不可無禮乃沐浴正衣冠而坐家人扶持之則又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汝等宜退遂卧而卒是歲元統甲戌上距宋咸淳辛未君生之歲得年六十有四

嘗以平反林氏等獄薦升廉訪書吏擻上不報以易經舉進士再試有司不中故雖有志於時謖謖刀筆閒脫穎不能以寸輒又㚄而跋之然未嘗易其廉挫其銳也以是為汲仲所知終身不踰蓋非學所及而得於天性者如此君自號紫芝而娶趙氏宋吏部尚書丞夫之女有子三人長景行次景仁景儀女二人孫男應期應朝二人景行介而甚貧君卒十有九年始克葬又二十有四年以狀來請銘其墓在葛翁山王氏先塋之南其葬

以至正十二年十月甲申相其力者吴士弘及弟闓也

銘曰

士之立身曰惟名節惟君有行著於困阨為郡之障為縣之㥩積勞孔多一命不獲有奮其鋭有耿其潔涅亦不汙摧亦不折與世轇轕之死弗奪匪曰予智法我先哲先哲之言其潛則發君子之澤其逺不竭我為作銘表兹玄宅以告其子孫世其清白

吴季可墓誌銘

吳氏世居棠原曾祖應尚妣張氏祖紹孫妣時氏包氏黄氏考用和妣黄氏皆有善行凡浮屠之居往往割田資之歳修報祀其故居既遷蕩蕩蒙翳髙垣大術猶隱隠為人指目俳佪相顧葢其起家非一旦僥倖發迹者更宋元數百年子孫至今有餘休焉有元盛時蘭溪以邑升為大州當閩浙之衝使客之往來貢賦之轉輸供億恒仰於州州仰於鄉於是以里之正主之吳氏老人重廉恥壯者懼笠辱公年未冠輒請曰吾職也吾親幸

少安即趨至州日與吏相上下吏嘉其能不嚴而趨辦衆目之以為吳氏有子矣安得吾兒如吳氏子乎然公雅不自多見人武斷苛取則曰吾不為也小民忿爭一言折其曲直人人悅服正有不法者闞之竊恐而懼州凡十鄉南鄉之田畝稅二升有畸北鄉倍之稅入不均而凡征需緣稅為多寡益不均公率衆白吏稅不均不能一朝更也征需不均吏之反掌耳盍揣其本以畝計乎於是有司計畝科征十鄉如一戊戌冬越國胡公兵

嚴州東窺蘭溪清野相拒州民不戒而越境就食邏得之以諜當殺公適見之部領閻曰此諜乎公曰亦平民耳是何能為不如縱之公遂率以歸全活者數十人既而越國下蘭溪游兵四出居民竄匿公自山趨而下見旗者曰願見總兵安業以給軍餉旗者喜引至轅門越國一見壯其言進而撫之授以大杖署其字杖上命之曰違律暴掠者用此杖之軍旅萬衆紛沓見杖輒惴息去凡姻戚鄰黨之女婦男子被掠而驅匿者盡取以歸

家聚而寢食之衆賴以安洪武八年春有詔旨遣貧民無田者至中都鳳陽養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繫相疾視皆有難色獨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體上德意無以私廢義公臨事有為類多如此環境之民倚之為保障晚得目疾年六十有九以洪武九年七月三十日卒於家即以是歲九月九日葬於其鄉上葉塢公諱緯綺字季可長身而美鬚望之㠜如也在羣季中最為有器識始家向闕被災即踰山而西度地八石溪據

衆源之會泉甘土美建屋數十楹數十年間居積益致其利皆公出獨見爲之娶陳氏邑大家婦儀母道闇之有素秉家政綜理皆自己出均一無間公之酬酢世故無内顧之憂此其助也公殁三年夫人時年七十有八言笑自若無疾而卒實洪武十二年五月某日也其葬則以八月八日祔焉子三人曰晉曰譙曰曖晉曖早殁孫男八人曰良曰英曰馬曰斌曰敏曰詠曰杲曰恭女三人曾孫男四人曰曾曰瓚曰恕曰采女三人公之孫

曰英者幼孤恒在公膝下能往來承祖父母意公歿英
治家事惟謹尋以事隷役三年祖母遂歿後歸哭於墓
下告於從父譙曰吾祖生不被祿位而流澤在鄉里在
子孫宜得銘辭以昭之失今不圖後將何待於是以公
從子知濰州事履之狀來請翰固公之里人也而又與
履交最久方履在濰州時不遠數千里遺履書曰吾世
以儒著籍守先人貲產以樹門戶而立身齊家未嘗踰
先人一迹今國家署糧長而吾掛名焉懼豪長者好事

一旦有連吾老不免耳嗟夫何其憂深思遠也及英以中都之役免歸果符公之言而人益知吳氏善慶之所積於兹較然矣乃銘曰

積善若登莫知其增視其後昆其徵則明惟季可文克謹其承頎然長身玉立端凝剗鄉之獘脫人於兵利而不有聿覲升平居寵惟畏獨秉先幾比爾諸孫言如蓍龜爾孫行矣三年而歸惟公之慶公則弗知我發其潛爾孫之貽著於墓石昭哉孝思

# 商節婦誄

商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於義吾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景濂又哀之以辭嗚嗚乎白於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眇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言矣節婦之心何心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焉良心也良心也者在臣為忠在子為孝在婦為貞而臣也子也婦也發於其心之所不能已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

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惟其不可必奮而為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為也百乘不足以為貴萬鍾不足以為富一日不足以為短千歲不足以為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為可成名為可榮此君子之論也天下之事出於議擬者患不能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不幸而動焉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推衂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編伍之人

出於人之所不虞又其著者則窈窕婉孌閨闥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毅乎其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寳耳女婦耳一旦奄至於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爲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汙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吴履之妻死於自溺賈誠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童氏之婦死於自刎張

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貫之妻宋猶曰儒者於家有所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戶業不過牧圉一旦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幼方笄又刃而死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貴富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為而為之者也自夫

人之歿今二十年矣惟宋氏甞有列其事而見於紀載者他固寥寥然矣余於是取之附著於此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爲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歆動於節婦之風哉余雅辱交於淵故著明其義爲誄以泄其哀思焉節婦名真張氏與淵皆嵊縣人誄曰

有猗者蘭兮繁霜其悴之有瑳者瑞兮烈火其焚之雖則焚之彼則遂之固天也畀之

友琴生朱原良小傳

生以琴為古人性情之所寓視之猶古人何其善取友也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弛琴瑟苟朝夕御焉由音以得其意由意以得其人雖尚友可也余方索居因生之所友而竊有望洋之思安得神領心會於千載之下耶

胡仲子集卷九

胡仲子集卷十

明　胡翰　撰

弔董生文

余自京師南歸次於直沽泝流而達於衡漳過陵州故廣川地也或曰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為文弔之其辭曰

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衡漳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且脩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首丘望原隰

以懐思兮悵欲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鶩其
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固多奇士
兮僅有取其忼慨非天降大雅兮繄孰為之表礪聖垂
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即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后
而不食徵天人以為言兮明災異之所辟引君致之當
道兮情惓惓於陛側嘉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不
能用茍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曷重黯戇直而見憚
兮弘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冗騂

不中夫犧牲兮執鸞刀而薦斝登褻味以實瓚兮灑黃
流而注茲競刓方以為員兮攦榘矱而去之徒操末以
齊本兮引繩墨而止之下皇皇而靡所騁兮上訑訑以
為得孰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
兮詎多欲而不惑庸俟時之見察兮庶師言之允一謂
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眇兮又豈
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槩未量乎夫子之志曰
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皦內顧而如斯兮揆王

佐亦奚異俾詭遇以獲禽兮固吾心之所羞比柳下之三黜兮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汙辱而忘身道有時而屈兮亦有時而伸諒天命之未違兮獨奈何乎生民

憫真淑文

何斯世之昧昧兮耿獨抱茲貞淑曰降命之自天兮固眇軀之所服肇兩儀於厥初兮恒正位而並育矧夫人之伉儷兮豈云疏而異族昔結髮以承歡兮將偕老以

爲期忽惡箳之在首兮遂中道而棄之惟國有大事兮
莫大於征伐之師既北面以奉命兮願委質以驅馳冐
白刃以爭先兮懼不得其所死苟死弗慊於素兮又安
足以痛毀相女婦之從夫兮醮一齊而不再力莫拯君
之阽危兮雖獨生其何待孫神之戍夏兮陳迎𡟰而捐
軀高𠞰之喪趙兮秦瞑目而與俱卓憝行其威教兮皇
甫繫而猶詬李斷臂於逆旅兮負凝骸以貽後諒風猷
之一致兮曠年歲而不可蠛蠓芳菲以紉蘭兮又佩之

以雙玦仰三辰之在天兮心炯焉其昭晰即所安而自得兮吾竊哀丈夫之非烈

東征詩有序

淛東行中書右丞李公以親賢之重總制軍民輯寧金華嚴陵信安括蒼廣信諸暨五郡一州之地諸暨城小而偪於張虜雖以重兵鎮之虜猶數犯境上今年春遂大率其屬入寇邊吏告警公合將士由嚴陵馳援距諸暨新城十里曰龍潭據其地與寇相持明日寇以我師

新集空壁豕突而前公望見即下令曰彼衆我寡惟効
死斬孽耳毋掠人馬貪而失利又仰而祝曰願天佑社
稷微臣不敢愛其生以縱敵於是將士皆奮公策馬陷
其中堅手槍斃數人左右縱擊遇者靡地躪而殲之流
血膏野斃者萬餘人逐北虜其驍將百數十人凱旋之
日上功幕府公推兩指揮羣帥之力居多天子嘉念之
賜予甚渥昔南仲名虎左右王室戡除寇戎詩人歌之
不以二人克專勤勞顧乃歸美天子之命稱誦四方之

乎今日之事惟授任得人以故公與將士茂建厥績天下聞者皆知我師之罔敵舉群雄而脫其距角合海内而登於大一統之治昭哉徽乎其在兹矣不可嗇無紀述迺叙而賦之以備凱奏焉詩曰

天造草昧篤生真主暨厥良弼大啟土宇自淛之東郡邑棋布阻山帶川樹屏爲固與敵相制邦之門戶匪親與賢疇克畀付桓桓我公兩有文武龍節虎符來自王所坐總省轄出奠邦土于宣于蕃孰敢余侮蠢爾張孽

竊活鼎釜以其螳臂抗我戎輅歲直乙巳中繩建斗大
衮厥兇冞入我阻偪我新城摇我黎庶勢如累卵岌其
可怖邊吏驚告公起馳赴軍于龍潭柵其髙阜轅門方
樹士食未飽冠偵我勞謂可拾取蝟興蜂午鼎來縱横
深絶其澗髙馮其陵有輕我心不知我勁我用大奮奮
其忠貞師直為壯彼則何名以少擊衆在古可徵爰令
衆旅告厥神明顧天保佑爾衆欽承毋利虜獲不蹈股
肱望其前鋒公則是膺挺身躍馬其揚如鷹如鷹如虎

其徒烝烝如雷如霆孰震弗崩束戈就殞投刃乞生倏
𣳾紛紜席卷而平流血殷野横尸一成匪曰嗜殺亦豈
窮兵寇來授首惟惡是懲既懲其惡亦罔不矜亦莫不
寧天開日明袊甲旋旆肅肅其征椎牛饗士獻俘于廷
皇心允懌是用大賚公走入覲稽首拜錫明明我皇制
勝萬里師力臣武悉任指使滄海波平金徼道啓防風
不朝塗山用入惠廸有慶從逆自殪公昔受鉞志在敵
愾繼今以往尚罔或怠不怠不亟公心抑抑下民是依

庶士是式爲邦柱石以殿皇國皇國既平四夷既率公之孫子與國罔極

招鶴辭

世言鳥之壽者必曰鶴禀氣最清恒游於陽遠可千歲誠羽族之宗長仙人之控馭也余家二鶴其一縞而緇頳頰而頂不丹與相鶴經言不類雅善舞其一丹頂青趾羽毛娟娟甚净潔方效舞而斃余憫之將世所謂壽者非邪抑乘剛風駕飛仙下上於玄間固

不得而知也乃招之辭曰

鶴之去兮下土方橧不可巢兮悵孰與之翱翔三桑無枝兮望蒼門而末陽西母折勝兮恐鄧林之不芳鴟鴈吻而嘯號兮鷗銜天以為長仁鳥高逝兮杳莫聞其歸昌牛哀化而為虎兮雖含靈而無良莽蓁蓁而陸逈兮括隱隱而機張疇復殪彼猰貐兮驅百怪以伏藏鶴之去兮海是泊溦浹無垠兮深入冥漠天吳九首兮仡立而可愕海童之幺麽兮又唏而相薄歸墟合夫尾閭兮

三神峙而參錯何飛廉之弗戒兮舟欲進而忽却扶衆而駕蠣魚兮將往來以乘蹻觀蕩蕩於天外兮求地軸之所託懼鰲力之不任兮玄黃雜而揮霍鶴之翔無遠逐大圜於穆兮上積清寥澹至人之無爲兮與清光以遊遨騁騏驥於天路兮左玉女而右松喬齊騫騰於風背兮吹參差之洞簫怳出有而入無兮非世俗之所服憑高雲以結思兮極勞心之悽惻昔余覽夫幽經兮嘉金行之肖儀曰吐故而納新兮歲干祀以爲期朝潔神

於秋水兮夕申警乎湛露曾日月之幾何兮忽淵淵而莫之主仙既不可睹兮彼又得而馭之世不可以容穟兮將羽化而去之萬類之芸芸兮何有於定姿胥神奇而馮生兮儵臭腐以爲歸鳶何飛而戾天兮魚何躍而在沼鳳何覽而來下兮龍何欲而能擾氣實使之然兮孰觀其徼妙夏蟲之疑冰兮取誚於知道上下爲宇兮四表爲樊大和訢合兮含生孔蕃曷不古處兮樂全其天麐折足於車子兮徒反袂而泗漣龜曳尾於泥塗兮

懼觸罟而造鑽觀既往而知來兮惟委順於陶甄援雅琴以發彈兮聊釋余之中悄亂曰山海浩兮蔽虧城郭繚兮委蛇人民是兮今豈非芝三秀兮可療饑盍歸乎來兮丁令威

白鹿引

士之在公者不欲以簿書刀筆自穢恒曰吾吏隱也號於人而人稱之亦曰彼誠吏隱也有一人焉以刀筆稱論其能則必以爲訾己矣求若古人隱於吏者則自京

師逹乎郡邑縣耒之見焉何其鮮也今年秋余以疾歸
畊田里有白鹿生者與余過焉嘗聞鹿千百歲者始白
匡廬衡霍聞古仙人乘之以遨遊於金庭不死之鄉安
肯屑意人世乎吾懼不足以承左顧生曰子以錙銖富
貴苟朝夕之生於岩穴者即仙也邪安土而不詭於人
類者非其儔邪則子亦不知道矣余聞而異之留與之
處挍秋而去他日問諸其友則曰此武城周生也生客
廣陵僻地東南雖阨甚不戚貴人聞者辟以自佐即不

拒趨事襜襜然未嘗職吏牘或以吏訾之即笑視曰是刀筆者何負於人獨白鹿生非吏邪其為人如此雖其友亦莫盡知之古所謂依隱以玩世者其生也哉葢學老子者乃賦白鹿之引歌以招之云

鹿之呦呦兮彼姝者子非仙之儔兮尚何求兮鹿之伎兮彼姝者子世莫係累兮是以從吾志兮大車連駟吾不知所稅兮

火梅賦

少梅者以其抽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為之

賦則屈子所謂置以為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忽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礴兮馳余思乎瑤之圃若有人兮獨立乎千古冰為魂兮玉雪其度澹遺世以逍遥兮負姱節而不可拔恍頫然而一見兮若經年之遠别散縞衣於空明兮駕飛龍以超忽情惝怳以採曳兮氣漫汗而揮霍歘雲蒸而飈厲兮紛又繼之雨雹撫陽關與喬如兮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

既椔兮眷瑤華其何異靚㛹娟而淩波兮浩綽約乎崇阿向北風而含韻兮承南服之沖和春渺渺兮何其望美人兮天一涯折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所思大化不停兮細入無根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兮今胡為此滋垢也豈隨時而變化兮懼夫人之逐臭也豫章不辨兮樗中繩墨棄厥菌簵兮矢蓬以為直憫衆芳之蕪穢兮天肅殺以戒寒竊獨揆其中情兮豈云異夫荃蘭何靈均之好脩兮結珮纕而弗睇吾將斂而

就實兮和商鼎以進帝嗚呼尉哉兮保兹令美世莫誌其真兮尚識其似

湘筠辭

湘之山兮西迤湘之水兮東騖何箘簬兮孔多望不極兮湘之浦帝子去兮雲中俾夫人兮延佇曾莫樹兮椒蘭又莫擥兮蘅杜載雨兮載陰滔滔兮誰與渡將以遺兮琅玕抱幽貞兮永固

于蔿于歌

于蔿于歌者唐魯山令元徳秀之所作也開元中車

駕東幸徳秀使童男歌於道上帝歎曰賢人之言也

而後世無聞焉庸取晉束晳補詩之意為之歌曰

于蔿于道不容車豈不容車戒無虞虎臣執轡無疾徐

省方廵守周八區皇不出守民不蘇皇出征皇躬弗寧

守以時古有程童何知皇孔明扇巍巍業𧂐如日之升

如月之恒不虧不傾四方覿厥成

風雷引

烈烈兮轟轟為颷兮為霆迅發兮震驚溥太虛兮下上聲謂天懠兮孔仁孰司柄兮赫厥靈民無愕兮載寧威既揚兮沛澤零

長清操

河水之清兮清且漣漪我泳其流兮而源之不知我飲而鑒兮我何求思朂兮朂兮毋揚其波兮毋淈其泥

思沂操

曾氏有居越者睠焉不忘魯之舊鄉余以聖賢之道

不下帶而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兮泱泱曷不歸乎以浣我裳我思兮孔長沂之水兮湜湜曷不歸兮以沐我德我思兮心惻沂可思兮亦可沂予鼓而舞兮喟吾之與兮

越水操

越水滮滮兮不可以方舟旋桓有魚兮不可以為鱅九罭寸目兮豈不密且周惟魴及鮪兮竭澤是求有獺有獺兮復跋于洲

長山操

長山之下兮翳翳其木易于原田兮亦有嘉穀孰馮於陵穿余之屋不以我為虞兮反縱爾毒匪兕匪虎兮曾莫我敢逐

瞻彼日矣

此美孝子愛日也孝子有母眉壽不能已其喜懼之心焉故作是詩以美之

瞻彼日矣歲月其征言念母矣胡考之寧人各有生匪

恤我私母也在堂燕處孔時載省載温載奉甘旨載笑載言載酌之醴以志爲養則有多祿如何孝思惟日不足瞻彼日矣迅逾飛翰明登于天忽薄于山言念母矣雖百其年此日不愛後視則愆亦既愛之匪金圭璧一寸之晷天實我錫錫兹難老永有壽考孰慰母心惟忠是蹈在昔張仲厥德允臧篤斯不忘錫類于家邦

之子于征

此美監闕陳生也陳生歸省其母因迎養於京師故

朂其行以慰其母心焉

之子于征有楚者衣翼彼北風翩其以歸豈忘在公爰恤爾私惟皇有命來慰母思之子于征言汎其艫明發于越夕濟西吳溥登于畿安車載驅惟皇有命將母來居之子有母令儀有悠養則有祿皇斯爾錫曷以報之顧懷罔極竭爾臣節延殫子職

新城頌頌

新城頌頌孰究安宅帝綏東人命我邦伯邦伯涖止作

之司轄愼廼夙夜奮其桓撥弓矢斯抗戈鋭孔鑠寇來
授首閈門可斫新城膴膴疇畝余侮邦伯惟翰遵養其
旅野無舉燧田有栖稌偃旗臥鼓不試亦武如彼雷行
澍以甘雨民斯樂胥帝靡東顧自東徂西自南徂北芒
芒禹迹肇我邦域我民綏矣我公歸矣令聞令望執德
不回受祿不貲公則有之民何貺之薄言酬之惟天子
是毗下民是宜

南箕長好風

南箕長好風東畢復好雨陰魄生自西終夕成乖阻悠悠望彼蒼脉脉不得語起坐酌酒漿北斗在庭戸

冬日何可愛

冬日何可愛夏日何可畏矯首問羲和羲和不停轡寒燠相代更天運自有常但惜愛日短不及畏日長

日出照高樹

日出照高樹翳翳綠當戸端居念友生淹泊何處所西路阻且長東流莽回互豈云阻音容亦乃之書素懷德

必有隣興言自中古振衣起行于見此禍之父

鬱鬱孤生桐

鬱鬱孤生桐託根鄒嶧顛皎皎白素絲出自伭畎間一朝奉庭貢妙合良自然桐以為君琴絲以為君絃中含希世音置君離別筵征馬慘不嘶僕夫跪當前君行千里道豈惜一再彈南風日湫湫清商動山川和者昔已寡聽者今亦難

人生苦偪側

人生若偪側莫處蠻觸間殺機起不測朝夕相構患尺書下齊城九土封秦關用意何嶇崎舉世尚其賢湯泉自長温蕭丘自長寒天地有至性貧賤吾所安

維南有佳鞠

維南有佳菊風露發清妍離離綠玉樹粲粲黄金錢色含坤裳美質抱日精圓緼靈自女几滋布彌樊川既入神后品還充仙子飡中壽登百歲上壽延千年千年與百歲何異瞬息間獨有幽貞節可比金石堅託以奉君

子歲晏期弗諼

擬古

一夕復一夕一朝非一朝昨見春花開忽睹秋葉飄人非金石姿安得長不凋窮年事觚翰駕言遠游遨手提具欛劍拂拭鸊鵜膏含精爕光采工薄青雲霄願君勿棄置佩此長在腰南山有猛虎西江有長蛟斫蛟取猛虎始貴非鉛刀

白馬誰家子翩翩新少年寶帶千金裘鞍垂兩橐鞬五

侯爭馳鞚七族莫比肩來往長楊間捷出飛鳥先朝從羽林獵夜展秦樓筵前楹列庭實中庖具珍鮮趙女舞皺袖吳姬調七絃張急調髙起酒盡意彌堅恨無美人贈中激壯士肝睽離各自愛重來還復然
節節復促促雄鳴雌自續借問此何音有鳥人不畜三文被身體五采爛盈目聲諧九成奏靈出衆羽族自從阿閣傾再改岐山卜千年不來儀四野多鵩鸗世德誠已微天路清且穆顧因東南風吹度玉笙曲

長安萬里堠日日送遠行輕車列千駟驃騎懸雙旌西出横門道意氣傾公卿皴戟夾左右部曲聯若星疾驅呼延塞深入休屠城旄頭無時落邊風且莫驚單于方力格中帳起心兵刻功燕然石受爵天子廷既獲世間願復垂身後名借問毛錐子區區何足營

梧桐生朝陽不附衆木林上枝拂雲漢下根固重陰歲久材質古斵為姚氏琴朱絃緪横理加以玉與金徽軫何粲粲清彈揚妙音重華不可見懐思意何深

千里不唾井與君相别難風塵雖異路恒顧同悲歡在金莫為玦在玉當為環縣以翠織成宛轉衣帶閒相望胡與越寸心良自堅日入已三商憂來𥳑百端遥遥託清夢不知寒夜闌

日長自愛惜夜長復悽惻人生幾何時少壯已非昔涼風動萬里起念南與北山川路杳杳車馬去不息燕趙高聲名荆揚壯材力仲尼七十說未遇身削跡為雲不上天焉能雨八極

昔聞崐山未結實大如黍一食能療饑再餐可輕舉太
和溢肌髮含真逐仙侶左盻東華君右招西王母蒼籙
手共開金冊笑相旅后皇降嘉種寧遣同宿莽杲杲晨
出日祁祁載陰雨煦被非一朝長此千萬古
飲酒須飲醇結交須結真貌合不足貴言合寧可珍長
安桃李樹家家是陽春常時握手者孰是同心人吳中
有雙劍一奉洛陽賓精靈颯以合萬里情相親
示順生

去日不可追來日猶可期朝采六藝英夕玩忘其疲海
是衆水積聖亦途人為挾册自有得焉用比臯夔
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恨予弗見之一去五百春我
學如贅疣未成先悞身誤身身不淑誤世心不仁
大音在天地浩浩空山河作者推李杜於古未足多至
哉風與雅采之委巷歌世人事琱琢伐柯徒伐柯
嚴霜十二月雞鳴思遠道遠道方迢迢客行何草草竭
從汴水來復鼓秦淮棹秦淮梅柳樹物色今年早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東望赤城山遠在滄海頭雨雪方霏霏行人不可留衣裳好結束文采珊瑚鉤早傳一札書爲報東諸侯書報東諸侯藿食懷遠憂鄭虔所臨郡山多火田疇居民煮海水海盡民始瘳丹丘有羽人歲晏長悠悠

游仙詩

夙志慕仙術笑傲人間春朝陪瑶池燕莫揚滄海塵道逢安期生遨遊乘采雲粲然啟玉齒遺我紫金文天地

此中畢世人不得聞受之今十年留待逍遥君青鳥從西來飛去扶桑津寄書久不到白首悲秦人

寄陳子尚録事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芳蘭委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欲焉託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惡起伏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至正壬辰之春余卧病始起遭時多故奔走山谷間觸物興懷忽復成什合而命之曰䄵興

蚤歲苦憂患況兹抱沈痾展轉不能寐夙夜如枕戈骨肉交相持朋友亦屢過感時寒燠易無乃久延和石間有三秀崑丘多玉禾達人貴知命永言心匪它

病起不飲酒客來意何如四座皆春風燕燕深相於富有富貴交賤有貧賤趨古道吾所愛今人寧見过忘情衡門下言笑色專腴忽淹嵇康駕何煩翟公書

水煩魚不大馭促馬已疲法令貴寛厚牛毛安所施秦
風蕩六合賦役懸髙早料民事隱覈薄書日孜孜君卿
嘗見嗟諒者以為宜其勢如張弓後來誰弛之詩人咏
豈弟勞人千載思
緣山列城郭歳久亦已頽羽檄來何方工作殷如雷六
丁運巨石泉扉蕩然開不知誰家墳暴露骨與骸古碑
置城頭歎息三徘徊死者何所知但為生者哀
巴陵韓希孟淑質自天挺一為軍中虜視死猶一瞑自

云瑚璉器不肯作溺皿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顧魂化精衛填海起成嶺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請書帛字不滅千歲光炯炯躑躅戎馬間丈夫可以警

野王有二老矯若雙鳳雛不栖惡木枝寧啄中田稃翱翔千仞上覽德周八區赤符啟帝子鏘其應瑶圖一鳴洞蹤纚再舉凌天衢飄飄不可縶漢網亦已疎至哉高尚風念此其誰歟恐非嚴光倫意乃董公徒

偶家長山下遂與世途遠泉聲挂屋角曉見池水滿日

出生清華風來送餘善大化無端倪寧謂心有眼床頭
遺古書歲月忽已晚玩之不能了聖哲有憂患

卧龍岡觀賈秋壑故第

宋祚移東南會稽國内地白日照城郭相君開甲第蜿
蜒龍卧岡高出列雉背審曲立萬楹增雄踰九陛飛栱
凌丹霞交疏激清吹上極高明居下有幽深隧棲甲戒
不虞為計亦已至以此忠社稷寧復憂隕墜揚揚眛所
圖擾擾復多制崦嵫日西薄衹畏風南厲魯港十萬師

開鉦一聲潰木拔本先蠹堤壞川如沛詩人謹厲階人禍豈天意至今王夷甫百罰有餘戾摩挲岡頭石零落重奎字山川一何悠蒼莽鴻飛外舊時賀老湖酒船總堪繫吾寧慕賢達聊以抒長慨

呂梁硔

河水趨山東四曠無險塞呂梁扼其衝凜若萬強敵水勢與石鬬終古怒未息舟行齟齬間衆挽不餘力進始踰跬步退忽落千尺長年起相語兹土神所職登祠奉

嘉薦拜跪陳下臆船頭勇牽纜檣表高挂席好風東南
來送我天北極叱馭誠足欽垂堂詎遑恤昔聞莊叟言
有山在離石懸水三十仞魚鼈皆辟易孰隳天地性遂
拯生民溺鴻飛九州野吾願觀禹跡

夜過梁山濼

日落梁山西遥望壽張邑洸河帶濼水百里無原隰葭
菼參差交舟檝窅窕入劃若厚土裂中含元氣濕浩蕩
無端倪飄風向帆集野濶天正昏過客如烏急往時冠

帶地孰踵雀蒲習肆噬劘跳梁潛謀囙坏藝古云萃淵藪豈不增怏悒蛙鳴夜未休農事春告及湫焉江上懐起向月中立

益清堂為國子生張伯高賦

高堂思何浩宛若臨瑶池碧水皆種蓮垢氛安得緇玉質皎自内朱華爛相輝不矜顏色麗豈憂零落滋馨香無時發窈窕随風吹堂中有美人佩服芳霏霏與言誰與晤慨慕此良時寧無百年賞願結千載期流芳在人

世樹德諒如斯

書黃賀州平蠻事後

荆楚綿百越襟帶極遐裔連山限車轍外薄海無際風氣何紛龎羣蠢動相噬古雖郡縣置畫地出租稅負險恒自固犬牙植形勢聚若蜂蝗來散如鳥鼠逝堯仁不能覆往往思一逞懸兵萬里外暴露蒙瘴癘亦有内齊民詿誤混狂猘巢穴牢弗破根本先自殪天遺蘖孳種出入民患害聖哲或不虞窮討良非計皇靈冒下土赫

赫火俱厲日月所出入有生盡懷徠賓蝟崎嶇閒芭蕘
久聯絺遣吏得黄侯爲國開信誓王師不血刃綏頫下
椎髻列功奏天子璽書遠頒賚賜以大銀盌副之金帛
對嶺海數十城安得百其喙我聞范史言此屬非難制
力弱杖弄謗非可羌戎例漢廷慎擇守祝良復誰繼侯
今鬚盡白侯心甚豈弟分符浙水上應念東人勤蠻猺
尚有知東人敢忘惠作詩勸不隕庶以示來世

西村老人隱居

振鑾起陳力投簪遂辭祿吾今見伊人逍遥在郊牧令節春載陽芳辰日初旭鳥鳴髙樹顛牛飲澗溪曲翳翳桑柘陰藹藹來牟熟耰耔返故畬經過候新躅髙榻生風涼練衣無暑溽披帙欣自悟臨觴復誰屬情真不厭容意豁已忘俗列生詖力命老氏貴止足

夜宿寳石精舍

出郭隨稚子濙暮投山扉葉落故園樹危柯風更悲悠劳生各已息不知夜何其上人池閣中燈火深相依盈樽

豈無酒多病久不持吠我園中菓飽我以豆糜出戶見明月踏月褰裳衣悠悠故意長落落新知稀冉冉歲云暮百爾慎所歸

京口紀行

大江風西來波濤一何浩我舟不得發徘徊越昏曉衡運已朔易曜靈忽東杲早出南徐州草乾霜露少慘慘沙塵飛軋軋車輪繞寒氣來薄人重裘僅如縞日高衆鳥翔天末孤帆杳川流與岡勢合沓自回抱人生大塊

閒孰能出其表勉為辛苦行益見顔色槁人言野多虎
前驅善相保顧非千金軀祗欲伎穹昊共子陳此情歸
來卧蓬島

南京遇蘇平仲編修

南州苦寒月雨雪久不雰風沙漲長道四顧心飛揚君
子有行役東書歸故鄉故鄉浙水上遠在天一方父母
及兄弟昔别今五霜我昨來自東音問不得將為言起
居好良足慰子腸巍巍帝王都濟濟人物場㠊㠊爭先

鳴翩翩廼高翔六館走相送如失孤鳳凰惜兹歲華晚眷彼川路長臥聽吳門鐘歸共越人航上堂拜家慶兄弟同樂康歡言酌春酒拜舞迎春陽願言千丈暉長照百年觴

歸故山

西阜高見日今朝故山裏萬木風已微白雲忽孤起池邊記昔行城郭無人至三秋相望深獨抱悠悠意出郭懷所親復上橋南路大田美多稼嘉澤何延度人皆望

秋實淒其巳風露杖策陂中行低徊亦奚故

命童

今晨雨新歇日出東南隅草樹有佳色當軒散紛敷歡言命童僕治我園中蔬幸此琴冊暇且復一荷鉏雖有黽勉勞良足具中厨但恐惡草長不治成荒蕪世事每如此豈敢忘勤劬

青霞洞天偕章三益僉事觀石橋

太末一為客倏忽三四齡常恐玄髮變未諧滄海情今

晨屬休暇文彦偕合并方舟濟沙步飛蓋指岩扃青霞天之表亦日午正停息陰無擇木抱渴無藏冰寧知大火維有此真福庭巨石跨千尺如梁架青冥深疑地肺開洞見天光明玉樹交左右禽鳥無一聲涼風度如水炎濁蕩然清昔聞偶奕者坐隱交心兵相持勢方急旁睨耽若醒柯爛胡不歸海枯固其恒鑾觸遞翻覆大化何由停不如飲美酒且置石閒枰

張節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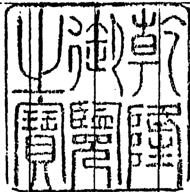
人生爲夫婦結髮因相依患愛在偕老零落中路歧夕
坐守空閨晨興簪惡笄身爲張氏婦煢立將安歸顧言
持寸心如石無改移上奉百歲姑下哺雨男兒兒雖滕
所出孰匪夫體遺烝嘗苟有託門戶亦足持瞻望恐弗
及劬勞庸敢辭鄉人敬婦德縣官尊母儀二子伯與仲
孝思長不衰相見髮種種猶説褓褓時故家海東頭波
濤誠湫瀰獨有雙栢舟可以濟艱危行者曾弗操令人
怨蛾眉

桐谷山房

客從山中來爲言山中居種樹不作琴清陰常繞廬脩然窗几閒中有竹素書上窺聖人奧下抉百代殊寥寥千古意閒子今何如勿學臧與谷亡羊若多途願企心齋人不遠復爾初歸無庭前柯應見雙鳳雛

贈鄭生叔車

游子不顧遠停橈江上春冀異方有來客白髮乃吾親十年阻南北一見融心神天道諒不惱嗟嗟行路人




胡仲子集卷十

# 胡仲子集後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言心聲也心涵乎德而言發諸口非能言之謂也是故君子之行道心苟得之言則發之得乎深者發之弘得乎精者發之確唐虞三代之盛聖賢並作德之發於言者渾渾噩噩不可涯涘至孔子時格言大訓壹皆本乎德之發則郁郁然彬彬然出其門者雖稍分其科終不愧乎孔子者也秦漢以來能言之士非不夥矣較於唐虞三代孔子之門則德有慊

焉逮及唐宋諸子間出得之既博發之尤醇使列聖之道晦而復明如日中天其亦無愧於孔氏之徒至今人樂誦而說聞之元氏有天下光岳之氣未分有德有言者迭起其間亦一時文獻之美剛生也後不得聆諸老之謦欬而窺其德之淺深嘗私竊爲憾幸洒掃潛谿宋太史公及長山胡先生之門俱獲受其德教太史公所得也深先生所得也精其言之皆確而引者剛日諦玩之味於口飫於心而不敢釋諸身也國朝初太史公出

握文衡居禁代天子之言言之發於德者有集傳於世矣先生繼亦被召與修元史史成詔職詞垣以備顧問而力以疾辭重賜白金文綺俾歸振教鐸於姑蔑之郡未幾復以老辭還處長山之陽一日盡以其所著書命剛曰吾老矣將以斯文授子子其勉之剛再拜受教惟謹先生蓄德而著言本乎六經參乎史漢以及諸子訇乎其有聲炳乎其有光若明堂之朝嚴階陛盛冠裳而侯伯華戎之分截如也若泰壇之祀列陶匏燔牲玉而

龍袞璪冕之容恪如也先生恒不以為足逮老而志不少衰每片言之出士林傳誦王公大臣爭虛左延譽以不得見為恨而天下學士仰之如景星卿雲將謂再起蒲車置於玉堂之署黼黻皇猷彌綸文化而整飭一代之言不幸先生以今年春正月九日卒於家於是慕先生之德思誦其言有未得者咸相與欷歔太息剛也不敏安敢秘先生之言而靳其德敢傚荀卿賈誼諸書文居詩賦之首編次成帙號胡仲子集通若干篇既請太

胡仲子集後序

史公序其端將與願學先生者同以為法而浦陽義門王氏復之父子德先生之教言遂謀刊梓以傳王氏合食五世斯豈非其義舉歟洪武辛酉冬十一月望日門人同郡劉剛謹序